

直隸澧州志林卷二十二

湖南直隸澧州借補知州同知府事何璘纂

藝文志

記

澧州葺儒學記

清王

璩

嚴首
昇代

漢儒云三塗五嶽陽城太室神明所在獨無兵革神明且然而况聖人乎自昔大賢所憇能使戎馬退舍若柳下壟王官谷史不絕書乃如文墓武廟闕里祠武人韞弓然後敢入抑何神明與頃天下苦兵三十年未知其果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二 記

一

藝文志

然也以予自吳入楚潯陽而上蘄黃壽昌之間南抵東陵西至鼎澧雉堞垠堦蓬蒿中墻壁义牙彌望一色乃巋然丹雘獨存者則惟是文廟數楹處處無恙與西京靈光殿不殊耳余瞿然思聖人之有神明洵不誣也乘傳所至例得涓謁先聖後視事入其門望其堂其所謂巋然存者僅椽柱可數檐以下舉不全其他重門兩廡名賢祠及博士弟子署舍概無具則非盡帶甲者咎諸凡泥中露中寄棲樵爨者與有咎焉天岳闔郡若邑若州若衛計十有一澧居其中央柳柳州曰南州之美莫

如禮凡地之美者兵革所倍也故烽燹視十有一爲獨
加而文廟巍然其所存與所毀則與十有一無以異予
至則集刺史及博士及縉紳士子輩議葺且新之慮非
官府所克舉余爲區畫捐貲次第拮据循跡模楷一如
異時旣成而刺史及博士輩思勒石紀厥績屬一言予
思夫岳之治十有一皆苦兵然官吏皆未久去城城未
久虛無人者歲餘入城視十有一最後旣入而敵屢至
不靜者又歲餘然今日文廟新葺則十有一所未逮也
豈非有神明使然予不敏實始區畫而刺史博士克成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二 記

二

藝文志

厥勞無足異耳顧自庚寅夏經始迄辛卯秋告成展轉
兵火且作且止幾廢復興卒觀厥成疑非人力甫及觀
成而士子連翩賢書以捷聞固岳之十有一所特見也
聖人之有神明將毋然與周禮天子設立四學明堂居
其中視五嶽然隋唐之制京國四門立四學天子以時
謁學如封禪禮今日者澧之有文廟卽三塗五嶽陽城
太室不啻也澧自是保無兵革憂請以是爲文廟祝

建道署記

王 璲

往予官吳會建置驛鹽道署勒石紀其事楚非吳比也

楚之岳非楚比楚之澧又非岳比澧故古黔中郡頃在楚爲邊徼地烽烟不絕蓬深沒城官吏去城二十里駐津市僦民屋居寇至則倚舟退舍以待援習爲常己丑冬予自吳還楚來茲澧則披榛入城率屬吏集流亡伐木艾菅而居之已乃相視得里人周別駕宅於城西正在監司舊署後食其墨也宅尚存堂三楹堂後樓一區古樹芳草蒙葺棘茨中週迴可二里許予因其堂葺且新之增置檐楹爲攸躋地堂以後葺若樓則攸寧可卜也堂前百餘步建重門左掖置廣廈以序賓室丈許延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二 記

三

藝文志

屬吏又左偏建堂若閣前後二區爲退食視事地計屋及門若干區區若干楹細者屈曲巨者洞達措各宜其地其門內外胥吏進止有常次及他左右廂若厨若廝若廡弗計也而署殆備署左西偏方廣可千餘步望之鬱然而深除道視之爲池一爲臺與濠與橋各一竒卉怪石無筭爰築間堵爲園臨池南向築室爲春草堂堂後高岸置亭如笠迴廊而上爲遠望臺編荻成樊公餘嘯咏其中門外一二素心人脫略公儀以時至無礙也池以西地濶而沃可圃爰治圃且誅芻結屋於圃畔取

匠於荆一與荆州茅屋不殊曲檻斜橋迤邐芳樹中時
或席地靜好鳥啼花落有一邱一壑意是役也如衛之
楚宮周之廡原相攸選勝咸自蒿萊中經始諸匠石丹
堊之需非澧所能得多取給鄰郡故視吳較難其竹木
茅葦瓦甍之屬取之城內具足其相地濶狹取材少多
不須問主於民間請命於當路而一任吾意所必至視
吳又差易也昔諸葛武侯喜飾橋梁郵傳於戎馬倥傯
之頃細及井竈籬籬不遺春秋記叔孫始如晉葺其館
舍既去如始至予不敏非敢竊比古人或者洒掃逆旅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二 記

四

藝文志

其所性然也抑予爲此亦自有區區意焉澧故邊徼地
城久空上焉者旣靡止居則小人恫疑風鶴不倫而反
側因之矣予俾後之君子至於斯則攸躋攸寧以示整
且登峙臨流以示暇庶幾綸巾緩帶投壺雅歌意歟古
者救荒或議及營建俾貧民得食其力予計人授工計
工授糈率出杖頭物未措於官也澧苦兵復苦歲百廢
莫舉民力無所施藉此以代賑上下兩不病凡此皆未
可與吳郡同年語耳始自己丑十一月落於庚寅五月
迄九月寇至明年正月始退其西園編荻結茅則寇退

事諸皆從戎馬倥傯之頃投隙爲此洵非吳比云

分守道題名記

王 璲

自昔周官遺意迨唐未艾宋元因事置官事已輒廢無慮皆署攝也明三百年因地建官俾官與地宜材又與官宜洵善之善者歟楚中央維荆及岳二郡各置監司分巡駐劄地或錯壤官亦牙制蓋匪今斯今矣嘉靖初□增設江防爰移分守駐澧東臨洞庭極羅昌西轄慈姑抵岢徼湖以南其遙制江以北其兼控中分荆岳之會而扼其要厥有旨哉予以己丑冬十一月承乏茲任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二 記

五

藝文志

維時城垆皆蕪重以蜀黔滇粵萑苻無虛時視事再期而知官守於斯之不易也凡今所不易者較舊時異澧舊時土物墳衍魚鹽畢萃族大寵多類古大國風藩封宗子祿支不貲其兩郡諸屬邑租庸纖悉考成如紛絲然大約所難者人太衆賦太繁事太劇今所難難在人寡而土滿賦不給斯事不集諺所由嗟無米也舊時承平三百年民不知兵諸屯田皆歸民今需兵日亟兵漸驕諸民田盡爲屯募民耕屯以養兵弗給也戊己方尊庚癸靡極不其難乎難其地斯難其官難其官斯難其

人予用是數往察來兢兢然勒石題名志不易也古有因其地顯其人者矣龔遂以渤海名張敞以膠東名也不然無所爲遂與敞也古有因其人顯其地者矣桐鄉以朱邑名中牟以魯恭名也不然安知有中牟桐鄉也今日者其以地名人抑以人名地予所不敢知予遠而稽之官於斯者康公以禦災著柳公以拊循著水利則劉見峯學政則沈練城以迨衷洪溪之保障蔡敬夫之爾雅至今澧有餘思予乃瑣然諸君子之後有餘慚予復近而鑒之頃關中王某盡瘁兩載以玉沙城守議去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二 記

六

藝文志

官玉沙去澧五百餘里在大江以北控制甚遙至今澧有餘惜予又悚然於斯之不易有餘懼予則循循備員如署攝然以俟夫材與官宜官與地宜其人者

建州署記

湯調鼎

澧陽爲先朝名郡以咫尺常武故遂州焉郡故不得小作使隘屬邑觀故堂廡廡舍務廣務壯孱陵慈陽天門諸令尹三年於此課成績容美桑植諸司稽首觀察門必一覽州治考制度以此肅遠人重具瞻也自癸未初變外寇踵口燒殘狼戾無寧日堂階甃礫榱題煨燼七

年之內鞠爲茂草官斯土者僦居民舍又或鳩處鄉塾以不犯虎災爲惴惴予受任明年羣烏南遁驚雁始來大中丞檄有司不得委專城任而直指奏報又首以爲言予故幡然思所以興之斬荆而入踪跡舊址鳩工庀材始於己丑七月終於陽月煥然堂成堂之前有軒高可蔽日方廣五十步吏民羅拜司牧得以下堂問疾苦堂之後有廳早衙未放簽判省決有削牘來謁者倒履以迎之得以聞所未聞廳之後爲內門門內十餘步卽司牧讀書處丹雘不具而帷幄俱存古人蘧廬天地不

擇所處所適也最後則爲奧庭院朗豁取冬可拂日夏可受風東則炊室醯醢所職西則院室廝役止之園外則爲東廳不可以處故虛之然草青連屋慧鳥時來公務之暇亦足以備遊觀東廳之前有馬廐牧人夜半斬芻聲扎扎入耳待行縣也堂外西側爲囚戶屋僅三椽存畫地遺意爲楚人良獄勸也若夫儀門傾圮六曹露居非作者鮮終實遲之後人爲凋民惜餘力譬之醫人治疾先振其元氣而後徐理服肉故事不躐而功倍也然則後予治澧者踵事增華用光前緒抑亦可以慰予

志矣予淮清人字調鼎

牧愛堂記

黃炎

余自戊戌歲來守是邦時以廳舍頽敝公廨廢壞儀門
欹側堂柱就蠹爲慮乃謀之寮宥曰此公事也盍議諸
民余曰民力竭矣盍議諸官役余曰俸工捐矣然而州
之所以有治所者非徒壯觀瞻適居處而已蓋紀綱法
度之所由存政教刑賞之所由出民物事爲之所由賴
也任其就圯而不爲之理將非所以重民事而識治體
者乎於是力圖新之始廳舍先其急也次儀門次公廨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二 記

八

藝文志

因其工之易也至癸卯季夏甫從事於大堂閱兩月而
落成豈敢後於斯乎視其力也今敝者修矣廢者舉矣
歆者正矣蠹者更矣如跂如矢旣固旣美於以承
綸綍而理民事也咸宜噫自經營之始計之歷五載而
事甫畢何其難耶顧余德涼薄旣無善政以及吾民不
忍重煩其力凡茲尺寸之才錙銖之費莫不從日用儉
約中積累而來故其事難而功不易也稽堂之名舊曰
公恕建自順治六年今原額已無存矣因易之曰牧愛
又繫以聯曰臨民殊未易當時時已溺已饑有一番惻

隱仁慈庶幾無慚愷悌聽訟更爲難須事事必公必恕
沒半點恩威喜怒方纔不愧循良用以自勗並書以爲
記 昔雍正元年歲次癸卯孟秋吉旦

重修護城管公二堤記

州境東北濱湖而西南倚山澧水經城南澹水環城北
道水又流澧之南而沔水流澹之北城蓋宛在諸水中
也前明數苦水患乃於城西南六里許建石障俾水南
趨名文良制由制西起築土隄逶迤而北又自北而東
凡周城西北東三面至關廟止綿亘數里以遏橫流名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二 記

九

藝文志

護城隄厥後城之東隅又苦汛漲由外逆灌入護隄州
牧管君宗泰乃於關廟建石隄一道以補護城隄捍禦
所未周名管公隄自此州城稍遠水患蓋彼時瀕湖諸
處未有官垵湖民間自築隄防衛而勢不甚高大下流
易於宣洩衆派奔趨得借水刷沙河道仍自深通後澧
水漸徙而北澹水漸徙而南勢旣與城相逼本朝康熙
時增築九官垵雍正時又築大圍垵而爲官垵者十官
垵勢旣高大民垵亦不得不增下流日壅水不得暢其
所歸則上流益易汛濫沙泥淤滯河身幾與岸平遂頻

成田廬城市之害乾隆戊辰余牧澧之三年六月初六日永定蛟水由州上源驟至溢岸丈餘北決護城之棗兒堤復東決管公堤城廂內外或浮或沉如寄島嶼多方援救賴天旋晴霽水勢漸退民免爲魚亟相度護城全堤其棗兒決口寬十餘丈爲水刷齧坐裂及歲久坍塌卑薄者又數十餘處皆各長十餘丈二三十丈不等管公堤則衝潰成濠寬深皆十餘丈長倍之決出舊日堤身正與今河身等其填堵修築及增卑培薄工力頗賒費無所出爰同甯別駕請於觀察使淑公設法勸捐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二 記

十

藝文志

如此總揆其成者雖余實稟命於 觀察使淑公吏目
孫秉忠亦與有力而身任稽督迄用有成則調任州別
駕甯君鰲也士民勸捐首事生員爲方有光周易譚佩
蘭何鴻恩陳體訓趙有灤朱堂陳颺言里民爲李九如
陳志鵬吳廷凡唐中則客民爲唐致遠林克紹蔡子友
胡勝竒陳益章往來勸督則生員方有光譚佩蘭陳體
訓何鴻恩趙有灤爲多始終其事不倦寒暑則城關內
外耆保鄉勇葉啟聯符國柱陳學禮李國佃任維謨陳
士俊蔡于樸樊玉候張秀升鄆又聖也例得併書昭示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二 記

十一 藝文志

來茲乾隆十五年歲次庚午八月吉日

誥授奉政大夫雍正己酉科順天鄉試舉人考授

內閣中書舍人軍機處行走

欽點雍正癸丑

殿試填榜官歷湖南辰州寶慶二府同知府事借補直
隸澧州知州事加一級紀錄四次十樵璘記

建涔河橋記

州北六十里達順林驛有涔河舖爲荆常雲貴孔道涔
水中限往來病涉宋澧人謝琰曾建板橋相沿至康熙

時墩圯州牧黃君炎修復其故每春夏水泛則濟以舟
秋冬仍葺橋歲習爲常乾隆元年州牧單君含以爲煩
議改木而石易墩而甕得請於部而工未興七年王君
邦鼎始領帑承建緣前估既多未備地勢復不相宜工
甫竣而圯王亦旋以他事去官經數署篆皆漠置未舉
十年王君作賓履任以地多流沙勢難爲甕仍議改建
石墩而梁以長石照舊爲平橋工未興而復他調至十
一年秋余以同知府事借補澧州甫視篆吏以橋工屢
奉檄催告因親赴橋所相度則圯石散失過半而河身

甚狹兩岸陡峻更無尺地蕩漾餘波詢之老民僉稱此
水發時性最悍急河身不能容恒汜濫於陸改石甕爲
平橋因得土宜若橋僅與岸齊終拂水性未能永無患
也爰議於石墩上縱橫架木易長石以巨木爲之梁而
鋪版磬石其上使橋身高而體輕橋面平而工固雖較
前費稍增而於土宜水性爲兩得之既得請於部乃鳩
材興工時圯石旣多散失而舊匠復貧不能償前後估
費之外余勉益以廉俸極經營稽督之勞始獲告厥成
功明年六月涔水大發茲橋巍然無恙州人咸請勒石

記之夫茲地之有橋其來已久前人不砌甕而以墩不
梁石而以板誠不免歲葺之勞一旦改作旋修旋圯乃
悟土宜水性各有所安復酌倣舊規始克有成此亦可
爲不察前人深意而好事更張者鑑矣良不可以無記
斯役也起於乾隆十一年十一月竣於十四年■月橋
寬若干長若干兩岸相屬其五墩各高若干統修官觀
察使淑公承修官借補澧陽刺史軍司馬十樵璘而守
核催趲則監修官順林驛驛丞王雯之功爲多例得併
書乾隆十五年歲次庚午仲秋月吉日璘記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二 記

十三 藝文志

彭思王祠磬石記

何 璘

澧城之西十里有彭山上祀唐思王像王初封彭以宗
藩牧澧多遺愛於民旣卒而民思之故諡曰思山亦以
彭名每月朔望州民遠近祈禱於王者肩踵相錯于庭
王愛民無已恒多靈應乾隆戊辰歲爲余牧澧之三年
其年六月初六日天氣晴霽忽上流山水暴發遠近田
廬皆淹州城數版滅没如在島嶼繼而淋雨不已被水
災黎昏墊咨嗟余目擊民艱救援無術乃默號於王求
上天劃然開朗晴霽一月則災黎有賴已果如禱民得

以修葺敗屋補種晚禾歲復有收適予病疴亦愈乃率同僚佐報祀於王瞻仰王儀金彩剝落殿甃壞坎不堪布武心甚愧之夫以王拯沮洳之民登之衽席德施何厚乃像設殿甃如斯豈所以隆報稱爰捐廉俸煥修遺像甃殿以石既畢工僧來請記於予因述其畧是役也費金若干兩爲期若干日董其事者住持某例得併書

重修澧州儒學名宦祠碑記

蘓之升

學宮之祀名宦所以表遺愛伸公好而勸官方也然自兵火喧豳以來先師釋菜之區諸生橫經之地所在頽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二 記

十四 藝文志

敝鞠爲茂草而澧陽尤當湖南北之衝向者伏莽舉燧未有寧宇鼯聲狐跡交午城闕何暇言俎豆之事哉自數年之間山藪寧謐文教漸興沔湯赭鞭被除文廟茆芹蒞藻粗復舊觀獨名宦一祠缺然蕪穢有司時議修復而公帑匱乏未可舉羸春秋致禮僅乃掃地而祭杆水脯糝參互風雨其何以展明禋光典禮也頃者學督僉憲玉峯李公以三吳奎宿振鐸全楚而公之曾王父大中丞晴原公當明萬歷時嘗以大叅分守荆南駐節於澧豐功偉德載在誌乘去官之后士民尸而祝之州之

良隅有公祠及騎箕上升復祀名宦由來久矣學憲公
巡歷岳郡咨訪學宮舊蹟而師生以實具對學憲公愀
然改容卽命有司計材度工親出俸橐俾復其初一時
官紳士民手額相賀落成之日師生以余忝守此郡來
乞文記其盛余謂學憲公之視學于楚也興賢育才修
廢舉墜美不勝書寧獨澧之名宦克復舊祠爲足記哉
且是役也學憲公實爲一方祀典不飭是懼拜羊公于
峴首禮朱邑于桐鄉無弗與其榮施非區區以一家世
德之私也維然觀中丞公之克昌厥後與今學憲公之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二 記

十五 藝文志

丕顯祖德而服官者其亦可知所奮矣方中丞公之分
守於此也安軍民戢獠蠻興文學勵農桑絕醜遺創奸
慝卹徭役勤案牘潛神嘿規惟矢公忠而已卽身後瓣
香非所預計又豈知有文孫復官此土而彌熾以覲揚
其光烈哉然而惠迪之報天道不爽自公之子集虛公
卽以鄉元登進士讀中秘書與公先後典試三楚而學
憲公復以名進士爲人倫淵鑑敷教掄英適在茲土方
之于古若班之彪固世典文章魏有徵暮代居諫院未
足以喻其餘慶也天亦何負于賢者哉澧所祀名宦自

馬新息之後凡二十餘人今咸藉學憲公之力復妥其
神靈先河後海則皆前修之遺澤也凡吾輩仕宦于此
者聞風興起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南平公館記

鄔璠

國家當重熙累洽之際車書統滙諸州入仕京師者各
依其鄉立館舍以爲棲沐之地下至四方行省郡國津
鎮莫不踵事儲貲漸次建置其車停舟泊賓至如歸熙
熙乎太平之盛軌矣顧郡省諸館大抵肇牽遠服者居
之而宦游斯土者無與焉士大夫驂驂輻輳夙駕星奔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二 記

十六 藝文志

往往借僦僧廬與毘盧土木同畿錯處囂塵湫隘冠蓋
無光予甚惡之澧州古天門郡附郭爲澧陽縣在元陞
州爲路在明改路爲府旣而降爲散州省澧陽入之隸
常德府旋隸岳州府今

聖天子稽古作憲仍以澧州直隸行省統轄安鄉石門
慈利及新設安福四縣而附郭不復設縣則澧陽千里
以一官而兼刺史大尹之職其任視古爲尤重而郡邑
稟承州命奉檄飛鳧會同絡繹稱極盛矣予因護理州
篆相視州城西南隅有故裁澧州所廢署一區四面正

方皆抵街巷丈計一十六畝三分六厘二毫五絲其東西北三面率被州民佔蓋房宇隙處復割爲園囿藝樹種菜於其間與所剩署基犬牙相錯念其安業既久不復清還第就現存廳事二堂各三間葺治完摯增置大門三間覆以瓦片復置茅屋三間於其後二堂兩旁亦各置茅屋三間翼之顏曰南平公館俾州屬諸公公事至止得以憇息信宿偃仰差不局促四圍春桃秋橘亭亭露立於短墻之表公餘嘯咏亦足以游目而娛神矣安鄉陳公所抱石門張公忠震安福陳公之瑜各捐一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二 記

十七 藝文志

十三金有竒予以護州故捐倍其數安設床竈什物數尚不敷皆予足成之吏目孫君秉忠董其工凡四閱月落成因磨石而記其事如此時雍正十年十二月

重修澧學記

胡 澥

虞夏以前經文緯以武商周以後經武緯以文是故闢國恒以武經邦恒於文其大較也然過魯祀太牢固馬上事後更有以七十子啟疆者未見文事不闢國也蓋聖人之有神靈以戰則克以守則固稽古魯侯申始作泮宮其詩曰屈此羣醜在泮獻功唐元和時比部薛公

治道州儀部柳公治柳州按柳州在廣西豈曾隸胡二

公皆古大儒尤識時務荆楚要荒之服遭攻劫鬪暴之

頃入境卽特新文宣廟其用心良有以也頃天下苦兵

三十餘年吾楚惟有加史稱自漢而南州之美者十七

八莫如澧說出柳子厚送南涪州凡地之美者兵革所

倍也澧苦兵視楚又有加順治六年冬子京王公以著

績金陵特簡臨澧時則澧城在蔓草中公伐木開道集

澤中之鴈而居之始下車則用汧陽治邠州法刑干紀

一人而兵以戢已復用魏公屯田法置爲屯而兵始贍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二 記 十八 藝文志

夫兵戢且贍而民爰是寧居也匝歲之餘犢布於野絲

貿入城罾罟歲滅於蘭江雞犬嚙嚙于澹津畫井分區

居人興千耦之頌風移俗易遊子製八景之詞爾乃郊

以內若城若池若廨署若宮寺若闔闐咸與更新月城

增置敵臺創始靡要不爲百廢具舉昔武侯藏兵法於

橋梁希文救民饑以土木若公者可謂兼之矣無何寇

且至公躬親牟鎧四面接刃騎艦並應者九十餘日其

搜擊無遺也如段頰之窮山深谷處處皆破其次第受

降也如高仁厚之六日而五賊俱平公之經營我圉者

洵靡極歟余因是以測公之源而觀其大且深也初澧城蕪蔓彌望一色獨是文廟角豎巋然僅存亦至聖之神靈昭著耳故其柱楹可數聊存大畧公始至他務未遑也則集刺史及博士弟子議葺且新之維時州守王公鹵壁清慎勤敏撫循有素祇承公志克勸厥功各捐不貲鳩工庀材爰命博士陳竒勲龍登力統其事經始自庚寅春迄辛卯冬廟貌丹堊頓爲殊觀他如重門兩廡彝倫堂名賢祠楷模一如異時澧陽子衿受課於風鶴之頃天岳典籍重定于灰燼之餘皆公之汲汲文事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二 記

十九 藝文志

者視武備加謹也以戰則克以守則固羽檄漸稀賢書漸登識者咸占聖人之靈卽咸推我公之功所稱在泮獻功若爲今日頌者自昔東京之始任延入會稽首修延陵季子祠而地以寧化以振國家維新之命非東京比澧陽蓁莽異於會稽擬任延于我公亦猶延陵之視夫子非可倫等澧之獲有我公直與道州柳州並列日星凡吾楚三百年來僅見此三大儒也余世耕於澧之垌受學于澧之郊舊爲典學吏今老矣將乞養於澧之庠而幸我公旣作泮宮也爰載筆爲之記公諱璲字子

京號佩公蜀之廣安州人順治九年壬辰孟春記

延光書院記

龔之茗

澧居洞庭西澁志稱神仙窟宅柳子厚亦稱南州之美
莫如澧則以氣節文章若屈若宋若車武子代有偉人
後先光映數千年不斲乃歷唐宋至明不聞有工詞賦
詩歌追踪屈宋者鼓吹風雅倡之無其人彼沉酣經籍
寢食百家者亦止閉戶著述或嘯咏水石摩娑烟月名
不出於里巷如文山非上詩三百亦安得校書郎而授
之後亦安知上詩三百如文山者而誦之矧能徧化國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二 記

二十 藝文志

中丕變風俗使人人騷雅

今上御極之六年清河湯鈞右先生以宇內名碩來守
是邦刑措政簡明年進諸士試以制科義又明年檄南
北士風以詩古文詞且構書院於澹津先生之言曰澧
之先屈宋尚已讀書博雅不有武子亂其人者能使千
年後澧人士猶稱囊螢故事不衰其光可延也是宜名
延光昔公孫宏開延賢閣集天下羣雋比黃金之臺後
人艷傳計其得人之盛隆於一時澧亦舊有車渚溪東
兩書院亦僅爲昔賢讀書遊息之所未聞有如先生抱

公孫之意行於厥里者且澧在今日無論不如公孫時承平日久諸俊響應却車可載抑不得如武子文山兩先生時卽無其人猶能尋佳句於水竹囊螢光於繡渚今兵燹迭罹昔之飽經史嫺諷詠者縹緲之業化爲風塵逸洒之襟奪於衣食彼素稱文獻名邦者且不悉風雅爲何事先生曰來爾諸士吾爲爾裁有花生筆底繡粲胸次傳同班馬賦等江陸者入是院龍標之句雋妓下拜香山之韻婢子首肯典奧可奉郊廟壯麗允當宸翰者入是院若乃義以制科竒紫是梯竒文秀句可驚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二 記

二十一 藝文志

四筵者入是院抑能記蟋蟀以自娛賦閒情而送懷逍遙寄韻於晴窓徘徊寫影於雪案其文甚嘉其志堪勵者亦得入是院先生筆之削之磨之礪之清浮彰觀之區宜人人握靈蛇之珠追踪屈宋步武車李不愧稱文獻名邦是澧藉先生之光於不朽也先生行且晉公孫之席諸無憂有三百不得上聞至自爲叩閭僅僅取校書郎也若夫記其居址詳其歲月則有司存

安鄉新建明倫堂記

提學

吳嗣富

學校者振勵人才之地也瞽宗判宮皆自天子命之以

立而興器用幣釋奠釋菜之禮昭焉然後敦之以詩書
申之以禮義而教以興其在於鄉者尤爲士人之始故
升之則有司徒董之則有師儒將所以隆之者何若而
顧使講學之地一任其頽廢而不爲之經理與此澧州
安鄉學之重修所由有振勵之機而欣欣向道之弗倦
也學址向在邑之南城外中則奉先聖之位左爲崇聖
宮右爲明倫堂雍正元年邑令趙因風雨頽敗爰倡其
事偕紳士釀金捐俸修葺以明倫堂基址改爲崇聖宮
而堂尚有待乃自歲歉乏費遂遷延以迄於今夫有宮
以興景仰之忱有堂以開講習之所不容偏廢也且學
制設尊經閣所以藏書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二 記

二十二藝文志

聖天子崇文重道則其書不可褻也至我朝因明之
舊制立儒學教諭訓導各一人掌士子之板則師宜有
署不使之終懸而無所薄也是以司諭黃司訓向集邑
之紳士共相規畫約費千金人人皆樂從因請之邑侯
張曰此吾守土之責也爰出貲以助首葺大成殿兩廡
次建尊經閣明倫堂又次營司訓學舍數間工匠陶旒
各呈其材經始於乾隆十一年七月期而告竣然後規

模整齊後先俱備且考學基向有五十餘間今復清出每歲入息以爲修葺之資俾得永賴不朽蓋事非主之者無以倡于前非輔之者無以成于後茲司牧廣文相與主之而士大夫爲之將伯於以見起化之有基而詩書禮義潛摩勿替以無負

聖朝命學之思由此小成而大成而書升論秀詎不媿美于疇昔也哉余視學來此樂其事之有成爰贅其顛末而書於石

重建范文正祠記

吳嗣富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二 記

二十三藝文志

原夫炎宋之際多萃英豪吳會之區實生賢喆乃有出自高平之裔夙承廉讓之風憶攀栢於童時劬勞致慨效囊螢於早歲誦讀彌勤如范文正公者適來五子之鄉嘗慕文山之學讀書臺畔不輟恬唵洗硯池邊常餘殘瀋清風明月嘗學謝刺史把臂入林岳峙淵渟可與段居士分庭抗禮乃自伊人一去徒聞澧水溪流高韻千秋長並金華峯起從此志安天下裕經術於秀才績建戎行著雄名於老子宜動後人之景仰因深奕襮之謳思溯遺跡于江濱叢祠特起念先型於石上盼蠻如

神自後侍御范公處義暨前岳守吳公諸君續置祭田承供祠事期蒸嘗之勿替庶廟貌之常新逮自胥吏侵漁竟至祀典剝蝕春秋代逝未聞清酒嘉蔬墉址空存惟見荒烟蔓草是以邑侯張暨司諭黃司訓向穆然思古塔爾神遙適議文廟之重修轉慨遺祠之久圯爰爲聿興義學遂思復建靈旗以文正公之規模作都人士之準則斯固一時之義舉抑亦百代之鴻庥也爾其士民允洽樸斲維勤旣昭堂宇之輝煌更增學舍之爽塏上供粟主用溯前徽外訪良師大開來學以舊田租息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二 記
二十四藝文志

作館穀蒸陶於此尊楷範而勵清修緬想畫粥斷齏之志敦詩書而隆雅化追憶先憂後樂之懷義田有頒任卹之高風可慕麥舟予助友朋之厚誼堪師剔歷數郡州到處尚傳解澤統制極邊鄙至今想見霜威猶是書生竟同一韓之偉望無慚道氣誰如小范之聲施後之學者登斯堂知昔日之精勤宛在躋此室憶當年之砥礪無荒星月照庭堦風致與黃山而俱永弦歌振戶牖教思隨繡浦以長流是爲記

三義橋記

謝嘉詔

石門儒學既遷於長溪之北歷四十年而橋未建濟者率揭厲或時淋潦輒彌旬日廢行歲戊戌孟夏庚午西蜀謝子領縣事越三日祇謁先師於學宮既濟而病之謀東徙以便橋路時歲儉逋負旁午役民則病稽帑則竭聞耆賓鄧仲華頗好義乃進而命之華唯唯退而募工治具三閱月而畢工高若干尺長若干丈廣若干尺磚石之費凡若干緡諸生樂觀厥成偕仲華拜謝子而歸功且請名問記謝子曰仲華富不逾中人而趨命無難色其義可嘉矣余何功焉唯諸子命之有進者曰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二 記

二十五藝文志

學舍無橋諸生病涉有年矣明府不役民而命於一人仲華不逆命而成於三月明府有役民之義仲華有用財之義諸一旦坦然有義路由焉其能忘諸是以命曰三義必明府記之余辭不獲乃次其言以識顛末

遊夾山靈泉記

許澹

邑之清泉福田及花藪花山諸寺山中之名勝也巖巖荆棘中得此憇息而眺覽亦曰苟如是足矣而山之竒特僧閣之幽峻門徑之迂回兩山相夾別有天地則以夾山爲稱首非親履其地而得諸傳聞彷彿間其與耳

食何異戊子春以公事息肩於此層折委迤引入入勝寺南清池廣二畝許澄波洒然入山門登大雄殿考之碑碣知創於唐爲善會禪師卓錫於此其題句有猿抱子歸青嶂嶺鳥啣花落碧岩泉亦足想見其磊落風致能會上乘法者青嶂嶺南卽碧岩泉泉極甘美遂登大悲殿層級而上至方丈地過湧花亭不啻司空圖白馬觀之遊令人心地清涼也乃知天造地設自然之真境常在人間而鹵莽滅裂者不能歷其藩翰况闔奧乎故佛氏以入山而知性之至空儒家以入山而悟理之至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二 記

二十六藝文志

實後之遊覽者請高着眼均作夾山觀可也是爲記

仙侶洞記畧

孫斯億

萬歷丁丑冬余西遊九谿蓋深山中有竒勝者也洪武間卽索口市設衛城東可二里許有仙侶洞臨漉水谿砮琳瓏竊窈萃嶺高二尺許濶四丈可坐百餘人初卽洞中若黢黯然已遵行石梯螺旋蚪曲石竇中漸見天日及入內明爽若石屋其間鐘乳綴壁連珠懸屏萬象森具眞竒觀也予往登廬山見仙手崖異之北渡浙水遊飛來峰則仙手不足道矣今入仙侶則飛來又不足

道矣

橫岩壩記

康應瑚

嘗覽澧紀載慈諸寨而橫岩壩居其一誌云昔人構屋於此避秦亂今門窻雖不存而丹牖之飾猶在舟行江上可見余於癸巳歲因清明構兵同姚子躍天朱子四來諸公俱挈眷避此有紅土築墻手巾搭岩之竒土人長老競傳花關索鮑三娘征戰之所遂遺蹟焉從棧道登其上背山面河左右峭壁約二十里井五石室十有七凡室可處百人餘則五六人三四人而已壩之左有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二 記

二十七藝文志

石嶙峋似可扳援因命工作棧道五千仞自晨及午方可步其巔余於十有三日同姚朱衆友命童攜火燭始步其梯潛心定目褰身促足幾凌雲摩空也登其門高爽明豁一小洞天也石砌有五十丈昔人丹竈杵奩之物宛然如故石磨石缸石棹石凳之類不可勝紀大約非人世所能爲者其堂有大石梯上有四門皆黯不可入中門稍有明隙入數里許則石燕拂人不能深進水流有聲視之惟有桃葉積兩岸耳再行進數步燭火俱滅余因相顧錯愕莫知所之急趨出各歛歔久之謂衆

友曰夫非所謂沓源者耶夫邑乘澧紀纂於宋初而曰昔者不知何代之人何年之事也考志在吳爲天門郡在晉屬武陵郡關索生長蒲西距慈土數千餘里斯言荒謬無稽也明矣余觀夫兩岸繽紛波濤澎湃武陵人舍舟遇避秦者另一乾坤或此地也去索口市不過十餘里晉時文教不及之所太守安能以宵小一言深入不毛耶淵明詩云止知昔有秦不知今有晉意謂知秦之暴刻不知晉之寬緩尤覺相安云耳今則

聖主當陽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懷瑾握瑜之士當翱翔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二 記
二十八藝文志
上國安可使南陽卧龍同於處襜蝨也哉後之君子登斯地者以予言爲然否因不避固陋命毛穎侯記之癸巳孟春月旣望日書於壑之左壁間

雲朝山記

康應瑚

雲朝山在邑南九十里高數千仞與騰雲山對峙亦勝地也特以僻處荒陬風土之奧異不齒於文明物產之窳陋無當於採取是以不克與南岳九嶷諸名山相頡頏也自渠崿至山峯約有十五里許陡峻紆折萬峰垣列紅黃紫綠映帶左右高插青冥遠連貴播且有香爐

燭臺二山之異至山頂里許忽山斷如絕昔人伐木爲橋以渡似不及天門石接之竒然登其上者雲霧四冥恍若先天混沌之象故傳曰雲朝高頂種有菡樹清香異味昔人評之曰雲霧仙品卽陸鴻漸茶經亦必不輕棄也時當秋冬葉落山空每罡風吹人冰霜堆門嚴凝之氣凜不可畱若天頂霧漸斂四顧豁然吳楚廣粵之山亦皆羅列獻秀森若萬雉殆有不止可見者洞庭南岳而已上建金闕下修精舍不惟供僧亦可畱儒其樓閣輝煌光明掩映興廢不一大約再創於勝唐其碑志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二 記

二十九藝文志

雖剝落於苔封而貞觀字樣猶未泯焉歲時伏臘登山朝謁者殆將以萬數紀明崇禎間有邈邇張仙一者卧岩塌中常十數日體不衣口不食有其人而叩蘊但曰性理噫山在本邑封內靈呵之仙慕之嵐氣擁護勢同天柱崑崙峩峩作鎮南邦庇我蕞爾邑風雨時寒暑調烟火無驚人民和樂德不可私議矣則爵秩何不當等五岳而視三公也因記之以俟後日茲山之丕振如張三丰之屬武當者

余市橋記

碣曼碩

澧州西南七十五里有鎮曰余市市之南有溪曰道溪
溪之南有山曰浮山按郡乘昔浮邱子得道是山浴丹
是溪故山以浮名而溪以道名也溪之源發於石門慈
利二縣東西泉曲折漫衍而東流百里與諸山崙岩谷
口水合於道溪又東入澧溪爲常澧二州往來之津春
夏霪雨則溪水淦洞無涯過者病涉舊以浮渡又曰余
渡蓋市以余姓而渡亦因焉宋寶慶乙酉僧廣海壘石
爲趾斲木爲梁以利涉者實出一時草創而後隳且壞
咸淳戊辰里人屯田總轄李元佐進義副尉梅興祖復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二 記

三十 藝文志

輸力於衆壘三趾上爲石杠南不及堤績木續之歲久
三趾嚙於湍而殘缺大水至且漂橋木巡徼官責居戶
遊水取木夜則舉爝火噉呼達旦水殺復布木以濟人
或失木則號召居戶責其立成斯民甚苦之劉君慨然
曰吾居此數世見溪水病斯橋而橋又病斯民卒無瘳
也苟一日二日無橋往來者咨嗟兩岸有千萬人弗濟
焉鬻薪者不至於市有數十家弗食焉里居者受責於
官有百餘家弗寧焉其苦若是吾傾吾資以圖永久庶
病有瘳矣乃發帑命工取石於浮山葺舊增新而爲八

趾蹙兩堤釀水一爲九道崇趾二丈六尺廣二丈七尺中爲行半于廣皆石其面延袤二十五丈有竒上爲屋二十六楹中建閣四楹以奉鎮水之神閣之下左右有軒右署曰江山有待左署曰風月無邊南北爲門以司閤闢建浮石圖二範金犀三琢石犀四座以壓水怪居道人以備洒掃聽民貿易其上晨合暮散各得其所是役也爲石計二十萬三千木計五千瓦計十萬工計倍石之數錢計二十萬緡始於順治辛未十一月成於丙子八月題其橋曰道溪以不忘是溪之名與夫子在川

之意一也凡六年之間君冒寒暑忘饑渴而身親臨之心籌目視口吟手畫而不知疲至一旦告成合州之人與四方賓旅至者顧望徘徊嘯歌徜徉而不忍去倦者有以休擔者有以弛釣者有以憑出遊者有以觀眺若浮沉魚鳥之樂遠近山川之勝風檣水楫之上下烟林雲壑之變態可一日盡得以盪人性情釋人愁思遵和納粹神恬氣清而不知其然者然後知其橋之功其大者以濟千人其小者以快千人如此嗚呼豈易哉百有餘年來橋凡三建而乃克成在君獨任之功耳使君非

獨任而築室道謀吾知其不成矣雖成之苟且如前人不
久遠也必矣而今而後可以綿久遠垂無窮者君以
家視橋則百倍其固以遺子孫以遺其人民此君獨任
之心之力爲難能也君慷慨好義敦尚儒道嘗建道溪
書院今翰林學士謝公記之矣郡人歐陽所立又請余
記其橋今職在太史且不辭而成其命君名世英字茂
卿嘗仕柿縣溪州蒙古學政子南美西門巡檢世爲澧
人云

學政疑學正之訛元嘗於慈境谿
崗間設柿溪州當誤多一縣字

重建永安橋記

金許成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二 記

三十二藝文志

嘗思天下事不難於創而難於因何也創之者殫其力
之能爲乘其時之可及經營圖度成以一事其功非不
甚鉅德非不甚厚也然事及數十年則數十年而止矣
數百年則數百年而止矣不能爲後人計長久也惟有
因之者出焉舉前人已定之業與爲振興則功將絕而
復續德□引而愈長數十年之事又歷之數十年數百
年之事又歷之數百年由是而相因弗替雖欲與天地
相終始亦無不可距城西數里有橋曰無事建自前明
列三洞以殺水勢往來之不病涉者蓋數百年於茲矣

雍正十二年溪水漲溢橋圯有心者咸坐嘆夫前功之
棄而德意之終衰也先是永定衛營設遊擊一員領兵
防守雍正十一年永保諸司歸誠移遊擊於保靖而以
田家司巡檢駐之惟時巡司卽朱公士魁也今年春公
自省會歸見斯橋傾圯日久往來者咏匏葉於衛風慨
然以重建爲己任遂與郭公文成各捐貲爲倡復偕紳
士耆民勸募多金共成勝舉橋成而履道坦坦矣夫聖
王之前民利用也旣剗木爲舟剗木爲楫以濟天下而
又設橋梁以爲利涉之需故夏令十月成梁傳云天根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二 記

三十三藝文志

見而水涸則成梁孟子云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
成則橋之設亦王政之一端而爲守土者之所有事也
今諸公慨然以爲己任鳩工興作不三月而工竣焉其
勤於民事若此不可因此以覘政治歟橋旣建適有改
設縣治之檄因更其名曰永安而同邑諸君囑予爲文
以紀之予惟斯橋自創建以來迄今數百年得諸公之
善因者出又可垂之數百年矣況其規制較寬石較厚
而工較良頗足以經久益信朱公之爲政於永功至鉅
而德至厚也凡若此者皆不可以不書因命工人勒其

巔末於石

醉叟傳

明 袁宏道

醉叟不知何地人亦不言其姓字以其常醉呼曰醉叟歲一遊荆澧間冠七梁冠衣繡衣高顛濶輔修髯便腹望之如悍將年可五十餘無伴侶手提一竹籃盡日酣沉百步之外糟風撲鼻徧巷陌索酒頃刻飲十餘家醉態如初不穀食唯啖蜈蚣蜘蛛癩蝦蟇及一切蟲蟻之類市兒驚駭爭握諸毒以供每遊行羣隨而觀有侮之者慢作數語多中其陰事籃中常畜乾蜈蚣問之則曰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二 傳

三十四 藝文志

天寒酒可得此物不可得也公安袁伯修予告時初聞以爲傳言者過召而飲之童子覓毒蟲十餘種進皆生噉之諸小蟲浸漬杯中如鷄在醢與酒俱進蜈蚣長五六寸者夾以栢葉去鉗生置口中赤爪獰獰屈曲唇髭間見者肌栗叟方得意大嚼如食熊白豚乳也問諸味孰佳叟曰蝎味大佳惜南中不可多得蜈蚣次之蜘蛛小者勝獨蟻不可多食多食則悶問食則何益曰無益直戲耳後與余往來漸熟每來踞坐砌間呼酒痛飲或以客禮禮之卽不樂信口浪談事多怪誕每數十語必

有一二語入微者詰之不答再詰之卽佯以他辭對踪跡恠異居止無所晚宿古廟或闐闐簷下口中常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凡行住坐眠及對談之時皆呼此二語有詢其故者終不對往余赴部時猶見之沙市今不知何往矣 袁石公曰余於肆間每見異人恨不得其踪跡因歎山林巖壑異人之所窟宅見於市肆者十一耳至於史冊所記稗官所書又不過市肆之十一其人旣無自見之心所與遊又皆屠沽市販遊僧乞食之輩賢士大夫知而傳之者幾何余往聞澧州有寇仙姑疑寇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二 傳

三十五藝文志

苟音譌

及一瓢道人近日武漢間有數人行事亦恠有一人類知道者噫豈所謂龍德而隱者哉

一瓢子傳

嚴首昇

一瓢道人不知其姓名性嗜酒善畫龍敝衣蓬跣擔筇竹杖挂一瓢遊鄂渚間行歌漫罵學百鳥語弄羣兒聚話以爲樂顧其神明映徹怪準竒顏髯踈踈起吐語作洪鐘聲有時衣新絳衣從人假騶馬擁大蓋往來市中觀者如堵隆慶丁卯居澧陽年可七十澧人異之或具酒蓄墨汁乞一瓢子畫不能得一日飲龔孝廉園中頽然

以醉直視沉吟久之座中顧曰此一瓢子畫龍勢也一
瓢子骨相既竒如蛟人龍子更卸衣衫羸而起舞顧謂
座客爲我歌入塞出塞之曲又令小兒跳呼四面交攻
已信手塗潑烟霧迷空坐中凜凜生寒氣飛潛見伏隨
勢而成署其尾曰牛舜耕間其故笑而不答有飲一瓢
子酒年餘不能得其畫者久之畫一人科頭赤脚踞地
而遺筋骨隱起作努力狀以贈之其善謔如此信口輒
成詩間有異語多竒中澧人漸敬之競餽問皆受而棄
之華陽莊靖王請改館一瓢子不可所居無定處一日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二 傳

三十六藝文志

宿文昌祠中禮文昌像作胡咒像落壓其腦乃遺書莊
靖請速營黃腸吾將老焉王如言爲治木木具一瓢子
坐其中不覆令人舁而過市拱手大呼與人言別周遍
街巷遷郊外普賢菴命衆曰可覆我衆不敢覆視之已
去矣遂覆而埋之舉之甚輕如空棺然澧人爲題石於
澧水橋頭署畫龍道人一瓢子之墓蓋隆慶辛未七月
也或曰一瓢子少讀書不得志棄去走海上從軍征倭
寇有功至裨將後失律匿於羣盜出没吳楚間乃以資
市妓十餘人賣酒淮揚所得市門資悉以自奉諸妓更

代侍之日擁歌舞具飲食以自豪凡十餘年始亡去乞食湖湘間終於澧 外史氏曰一瓢子晚年持或殆類得道顧其先且殺且盜且淫具犯諸戒矣嘗笑穆天子命太僕正正於羣僕侍御之臣蓋自嚴已甚而耄荒之餘車轍馬跡遍天下未知稅駕何所彼實戒之而犯之以視一瓢子犯之而戒之者何如哉

顧公傳

康應瑚

邑有顧公總管者唐人也其名與字遠莫可攷髫齡時先王父告予曰顧公於唐季因寇猖熾民無所依遂起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二 傳

三十七藝文志

義師據寨以守寇至困守數月堅不可破寇偪寨下搗石如雨退去數里旋於暮夜以羊數十束火於首尾鼓譟上及天明矢石俱盡寨遂破焉公怒髮上指戎服跨馬率麾下數百人邀虜於寨下力戰斬首數百衆寡不敵乃下馬自刎復一躍上捉首西奔路經金鳳坡遇汲婦告曰需爾水接首婦曰首已斷矣水何能接遂落馬而逝衆士卒以公屍塋於絮坻坡有坊上書唐朝顧公關西六字迄今呼金鳳坡爲落馬坡以此其宰殺湯池米臼至今猶存相傳爲本里顧謝一之祖子孫刻木以祀稱

之曰顧公明洪武初釐正神祀事聞追封爲都督享祀南岳祠舊刻公像戎服乘馬兩目怒睜鄉人猝覩而駭後画像祀之遂爲兩貌曰大公二公公之義勇冠世保羣黎於搶攘之際抗強寇于萬死之餘旣刎猶跨驢而逝嗚呼烈矣遭明季兵燹廟宇灰燼里人繪公像以重祠公也宜哉